

第二十三章 夢境成真

「小姐，小姐？」青黛勾起帳子，看著忽然彈身坐起又神遊天外的蘇杏杏，小聲輕喚。

蘇杏杏長髮披散在背後，頭頂翹起一股，呆滯地坐在床榻上，盯著自己的手心不發一語。

白白嫩嫩，沒有血跡……還好，只是個夢而已！

連翹與青黛面面相覷，忽見她抬起頭，露出憔悴的臉色，忍不住再次追問：「小姐，您怎麼了？」

「無事，作了個噩夢。」蘇杏杏從枕下摸出那柄簪子，打了個哈欠，這才掀開被子趿鞋起身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京兆尹周大人來府裏了，請您過去一趟。」連翹邊說著，邊往手中倒了點養髮的精油，在她髮尾處細細的按摩，玉質的梳子自柔順的髮間滑過，手腕翻轉挽了個朝雲髻。

「可有說是什麼事？」蘇杏杏愣了一下，將手中的簪子遞了過去，「今日戴這支。」連翹搖了搖頭，小心翼翼將簪子插在髮間，「奴婢不知。」

蘇杏杏有些悶躁地揉了揉太陽穴，待梳洗罷，便領著兩個丫頭往前院去。

正廳裏已經聚了好些人，一夜無眠的周翊端坐在椅子上，一口一口灌著濃茶，旁邊是笑得一臉淡然的許氏，以及鬆鬆束著頭髮的蘇清澤和規規矩矩坐著的蘇婉瑩。

見著蘇杏杏進來，問安之後，許氏打任寒暄，這才進入正題，「不知周大人前來所為何事？」

周翊清了清嗓子，緩緩道：「經過連夜審問，那群刺客已經供出了幕後主使，乃是王泯生花了銀子請他們來的。」

「哦，他啊。」蘇清澤摳了摳發麻的頭皮，絲毫不意外的樣子，「人抓到了嗎？」周翊扯著嘴角笑了笑，有些尷尬地道：「已經派人前去捉拿，暫未找到人，不過一有消息，本官會立即派人前來告知諸位。」

話音剛落，就見一衙役小跑著過來，喊道：「大人，出事了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周翊心一跳，感覺有些不大好。

「王泯生死了。」

「誰？」周翊臉皮抖了抖，懷疑自己耳朵出現幻聽，「誰死了？」

衙役愣了一下，忙解釋道：「幕後主使王泯生，死了。是在自家別院內投繯自盡的，屍體已經僵硬，今日五更被一個打更人發現。」

「投繯自盡？」蘇杏杏嘀咕了一下，看向周翊，「周大人還是親自去查查的好。」

周翊點頭，也覺得事有蹊蹺，起身朝許氏拱了拱手，「先行告辭。」

等周翊離開後，蘇家四口大眼瞪小眼，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最後是蘇婉瑩小小聲開口，「我覺得這事和燕王脫不了干係。」

「我也這麼覺得。」蘇清澤深表贊同，小聲道：「王泯生那人，我平時都不帶他玩，沒啥腦子不說還貪生怕死，他要是敢自殺，小爺把頭割下來給他坐。」

許氏拿眼睛睨了他一眼，緩緩開口，「聽你這意思，你還覺得你平時挺光榮的？」蘇清澤渾身一緊，想到那包軟筋散的滋味，猛地搖了搖頭，轉開話題，「沒有，絕對沒有！我早就悔過了，現在這不是在和二姊討論問題嘛，王泯生肯定是被人殺的，對吧姊？」

蘇杳杳沒有接話，而是垂下頭，盯著自己腳尖打下的一片陰影，陷入沉思。她通過周翊的手佈下此招，目的並不只是在抓住凶手，而是想要借勢將沈珏推到眾人面前，讓他不敢再輕舉妄動，從而保證至少在婚前這段時間不出任何紕漏。可王泯生這一死，不論是他殺還是自盡，都會因為身分的關係，將輿論推往不利於沈珏的地方發展。

若她是沈珏，在這個時候要做的反而是保護好王泯生，因為只有他順利被捕，才能找到機會將流言遏制，化傷害於最小。也就是說，沈珏並沒有足夠的殺人動機，他也不會這麼傻將髒水往自己身上潑。

而王泯生此人，作為王家唯一的嫡子，即便這事敗露，王家也不是沒有辦法保全他，就更加不可能在京兆尹的人去之前投繯自盡了。

那麼他究竟是誰殺的？隱藏在背後的人，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？

「姊，姊？」蘇清澤伸手在她眼前揮動幾下，問道：「在想什麼呢？」

蘇杳杳依舊沒有回神，自言自語地念叨著讓人聽不懂的話，「假象，掩人耳目……」

「姊！」蘇清澤湊近她的耳邊，加大聲音鬼叫一下。

蘇杳杳猛地回神，只覺耳膜都要破了，「鬼吼鬼叫幹麼呀，嚇死人了！」

「妳在想什麼呢？」蘇清澤覺得她今天有點不太對勁，小心翼翼地開口道：「昨晚沒睡好？臉色這麼差。」

「作了個……」夢字還未說出來，蘇杳杳目光猝然一變，騰地一下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轉向許氏張口問道：「娘，爹近些日子可有再次來信？」

許氏搖頭道：「自返程後便未來過信，想來是急著趕回來，路上也沒耽擱，怎麼了？」

蘇杳杳重重吸了兩口氣，整顆心臟彷彿被人一把攥緊，臉上的血色漸漸褪去，腦子翻來覆去都是昨晚那個夢境——

明晃晃的陽光被裂谷陡峭的崖壁遮擋，潮濕且陰暗的谷底有幾匹駿馬奔馳而入，綠樹參天，曲徑難行，幾人放慢速度行至闊林中間，霧氣忽然四起，帶著凍人的寒氣鑽入口鼻。

一片蒼茫中有影影綽綽的人在晃動，馬蹄聲亂了起來，突然間，林間一聲破空響，銳利的箭矢劈開濃霧，直直往馬背上的人射去。

箭入皮肉，有人影跌落下馬，她只聽到了一聲熟悉的嘶喊——

「將軍！」是余舟！

而後萬籟俱寂，蘇杳杳撥開濃霧，跌跌撞撞往裏頭奔過去，卻只見周圍的將士目光呆滯，任由林間閃出的黑衣人提劍砍殺。

蘇承業心口中了一箭，閉著眼仰面躺在地上，胸前有汨汨鮮血流出，她拚命地捂，拚命地想要喚醒他，卻是徒勞……

「悄悄，悄悄！」許氏看著她忽然蒼白如紙的臉，和沁滿汗珠的額頭，心中一跳，「妳別嚇娘啊。」

蘇杳杳伸手抹了一把額間滲出的冷汗，耳朵裏都聽到了自己猛烈的心跳聲。從一開始，她的關注點就放錯地方了！蘇杳杳焦急開口，聲音有些啞，「娘，派點人手給我，我要去找爹！」

許氏目光一凝，女兒重生一事她是知道的，所以對於蘇杳杳的話她不敢輕視，忙問：「出什麼事了？」

「我夢見爹遇襲了，心口正中一箭，不親自去看看我放心不下。」

「只是個夢而已。」蘇清澤見她臉色著實太過難看，甚至連手都開始在顫抖，出聲安慰道：「別自己嚇自己，爹那麼英明神武，不會有事。」

「不一樣。」蘇杳杳一把握緊拳頭，沉聲道：「若無王泯生這事，我還能當自己是多想了，但現在……」

不待她話說完，許氏已經開口，「妳知道人在哪嗎？」

蘇杳杳點了點頭，依照著夢裏那個峽谷的地形，應當是在擲筆崖沒錯。

事關蘇承業的安危，許氏沒有半絲猶豫，當即便去安排人手，要是女兒判斷錯了也沒什麼，只當是買個心安。

蘇婉瑩卻忽然起身，將拳頭捏得緊緊的，朗聲道：「我也同你們一起去。」

「不行。」蘇杳杳搖頭，斷然拒絕，「太危險了，妳在府中等消息。」並非她不信任蘇婉瑩，而是情況若真如夢境那般詭異，她擔心蘇婉瑩會有危險。

「姊姊，我保證不會拖後腿的，我會保護好自己，求求妳。」蘇婉瑩卻是態度堅決，頭一次沒有照蘇杳杳的話去做。

蘇家人於她而言是軟肋，也是她唯一可以為之拚盡全力的存在，她不想因為害怕而龜縮在後面，而且冥冥之中她有一種預感，今日這趟她非去不可。

蘇清澤咬了咬牙，看著有些可憐巴巴的蘇婉瑩，「一會兒跟緊我。」

蘇杳杳心中一動，她現在只是懷疑而非確定，若因著這個將婉瑩排除在外，會不會讓她生出隔離之感？如此想著，她心下一橫，道：「好，萬事當心。」

蘇婉瑩眼眸迸出光亮，隨著幾人行至將軍府側門，不待蘇清澤過來幫忙，便一腳蹬上馬鐙，翻身而上。

齊王府內，沈恪獨坐在窗前，心不在焉望著空蕩蕩的院門口，有些心神不定，按照往常，蘇杳杳這個時候也該到了。

「九爺。」房門被輕敲兩下，寧雙喘著粗氣的聲音在門外響起。

沈恪斂回視線，眼皮跳了一下，「進來。」

寧雙飛快閃身入內，急速道：「爺，今日一大早，王妃便帶著人馬往城外去了。」

「城外？」沈恪面色一變，眼睛微微眯了起來，「蘇將軍返程，走的是哪條道？」

「時間有些趕，走的是莽山嶺那條路，算上行程，估計還離得遠些，約莫會在今日抵達擲筆崖。」寧雙低聲回稟，隨即想到什麼，驚地張了張嘴，「爺，王妃該不會是趕去擲筆崖了吧？」

沈恪皺了皺眉，指尖扣進扶手上的凹槽內，死死捏著，問：「走了多久？」
「約莫一盞茶的功夫。」寧雙面色有些凝重，想著將軍府上備著的都是寶馬良駒，即便路途崎嶇也如履平地，盞茶的功夫很可能已經出了城。
「叫上人，隨我走一趟。」沈恪沉聲吩咐，竟是要親自前去。
寧雙看著他陰沉的臉色，咬了咬牙，應了聲，「是。」

雖是出了兩日的太陽，可前段時間的連日雨，還是將山路沖刷得泥濘不堪。擲筆崖又被戲稱為一線天，峽谷下是一片密林籠罩，兩邊高聳的斷崖猶如被一把巨劍劈開，自半空中望下去，整個山谷就似一隻半眯著的綠眼睛。蘇承業帶著手下在峽谷外頭歇了一個時辰，填飽了肚子後才騎著馬緩緩踏入其中。
林間很是陰暗潮濕，頭頂枝繁葉茂將陽光悉數遮擋，不見光的枯枝落葉在地上鋪灑了厚厚一層，隨著水氣一起腐敗發黑。這種荒蕪之地在悶濕空氣裏最易生出瘴氣，是以入了林子之後，蘇承業走的格外小心。

一陣微風拂過，捲起些許霉腥，胯下的馬兒驀地嘶鳴一聲，抬起前蹄重重一踏，鼻尖噴灑出熱氣，竟是不肯再往前半步。
蘇承業揚了揚手中的馬鞭，示意幾人戒備，他騎的是上過戰場的戰馬，對於危機很是警惕，出現這種情況只有一個原因——前方有危險。
余舟幾人對視了一眼，齊齊勒住韁繩，似無所覺地道：「連日趕路，當真是人馬皆疲，這馬怕是聞到水氣，口渴得走不動路了。」

蘇承業翻身下馬，望了望頭頂，不著痕跡對著余舟使了個眼色，聲音沒有一點異常，「你們去探探四周可有水源。」
余舟眨了眨眼睛，在馬鞍上接連敲了好幾下，「屬下這便帶著人去。」
話落，幾人同時翻身躍起，腳在馬鞍處一踏，屈腿上蹬，身似流星般齊刷刷騰起，各自向著旁邊巨大的樹冠衝了過去。

馬鞭在空中抖開，踢上樹幹的同時，向著樹冠隱蔽用力一抽，「咚咚咚」幾聲悶響，自樹冠上摔下好幾個手持弓箭的綠衣人。

「偽裝得還挺好的。」蘇承業抖開馬鞭，往腳下踩著的人身上死命一抽，「此地不宜久留，先捆了，回去再審問！」

綠衣人慘叫出聲，只覺得痛入骨髓，還未來得及掙扎就被人捆成了一串。然而此時「錚」的一聲破空聲響，箭雨泛著寒光直奔頭頂而來，蘇承業劈劍一擋，伸手將押著綠衣人的手下推開，猛地伏下身子，箭矢擦著頭皮而過。
還有埋伏，且人數不少！

林間窸窣窸窣的聲音乍然響起，驚起飛鳥一群，不時有墨綠的衣角在陰暗處閃過，蘇承業幾人背對到一起，將腰間的長刀抽了出來。

三尺青鋒蕩寒芒，如水鏡般的刀身映照出林間綠影綽綽，眼前身後已被團團包圍

起來，唯一可抽身的路只剩下兩旁陡立的峭壁。

「啉——啉！」是弩箭上膛的聲音，箭鏃瞄準了正中間蘇承業幾人。

「敵方至少上百人，將軍。」余舟低聲說著，「我們該怎麼做？」

此刻攀上峭壁無異於活靶子，所有退路俱被切斷，似乎已經陷入死局的蘇承業，眉眼間卻有猩紅的殺氣在縈繞。

為戰場而生的人，可以怕夫人，但唯獨不怕的就是一死。

「攻！」當機立斷，隨著他大喝一聲，幾人在瞬間躍地而起，根本不給綠衣人反應過來的機會，提刀對準一個方向，勢如破竹般攻了過去。

儘快衝出重圍。冥冥之中，有個聲音在告訴蘇承業，若不這麼做，接下來的情況恐怕會更加糟糕。

綠衣領頭人被打了個措手不及，他沒料到蘇承業會如此警醒，眼下迷煙還未燃起，先遣出去的人也被打落下樹，可若在此刻放出弩箭，就無法造成他們是因為中了瘴氣，自相殘殺而亡的假象了！

然而蘇承業根本不給他思考的機會，幾人身經百戰，又是出生入死多年的戰士，配合起來默契十足，手起刀落，如劈瓜砍菜般，所過之處已經躺下十餘具屍體。再這般下去，被他們攻出一條出口是遲早的事。

綠衣領頭人來不及多想，大喝了一聲，「殺了他！」

寒風自四周襲來，密密麻麻的人影帶著令人顫慄的殺氣從林間躡出，一擁而上。刀鋒泛著青光揮砍，削薄的白刃擊打出火花，焦臭摻雜著血腥味入鼻，濺起的鮮血流入蘇承業幾人眼中，林間的空氣都蒙上了一層暗紅。

對方人數是他們的好幾十倍，且個個身懷武藝，殺之不完、砍之不盡，刀刃捲翹，幾人虎口也已經撕裂，再加上連日奔波，體力幾近告罄。

揮砍的速度慢了下來，有劍氣從身後攻來，余舟察覺不妙，當下錯步轉身，以身體遮擋住蘇承業，揮刀劈開向他背後刺去的一劍，刀柄脫手的同時，第二劍已殺至余舟胸前。

劍尖堪堪劃破衣料，只聽得「叮」的一聲刺耳金鳴，長劍在余舟眼前斷成了兩半，剛才還殺氣騰騰的綠衣人，額前被打穿了一個指甲蓋大小的窟窿，身子僵了一瞬，然後猝然倒地。

緊接著，「砰砰砰」的接連好幾下，重物落地的聲音響起，余舟抬眸望去，便只見密林深處，一個白衣翩翩的公子信步而出。

雪白的衣襪未染半絲汗穢，束髮的茶白絲帶隨著漆黑的髮絲被風吹得微微飄起，眉眼是如畫般的精緻。

「溫先生！」余舟驚喜地道。

溫言的淡然與密林間的血汗、腥氣顯得格格不入，綠衣人想不注意到他也難。

今日之事萬不可洩露出去半分，所以當即便有綠衣人掉轉步伐，向著溫言殺了過去。

他面色未變，依舊是那般閒適，雙手自腰間抬起，長袖飄然，無端讓人生出一種他就是來賞景的錯覺。

余舟看不清溫言是怎麼做的，只見他手腕翻飛間，有十多道寒光自指尖迸發而出，一陣刺耳的破空聲後，綠衣人閃避不及，跑了一半竟生生頓住腳步，然後在余舟瞪圓了的眼睛裏，綠衣人就如沙袋般砸到了地上。

「暗器！」余舟喃喃出聲，想不到溫先生還有這一手。

形勢突變，更多的人殺了過去，溫言未做停留，腳尖在地上一點，蹬起一把青峰劍握在手中，便如風般落入綠衣刺客間。

他動作非常快，以至於余舟與綠衣首領都只能看到一片白色的殘影，不過片刻時間而已，圍攻過去的嘍囉已經全都被抹了脖子。

一刀斃命，溫言卻是滴血未沾，甚至那臉色還越發溫柔起來，余舟震驚了。

「愣著幹什麼！」

蘇承業揮刀砍落偷襲過來的刺客，吼聲如雷，驚得余舟回了神，他趕忙從地上撿起長刀，重新加入混戰。

生機已顯，拚力一搏還有突圍的機會。

暗處的領頭人眼中閃過一絲陰霾，蘇承業幾人越戰越勇，那個白衣男子更是變態到令人髮指，不動聲色間就如割麥般斬了他的人。

「放箭、放箭！」他大喊。

埋伏在叢林間的弓弩手齊刷刷動作，這麼近的距離，弩箭連厚厚的鐵板都能射穿，他不信蘇承業這次還能躲得過去。

箭矢如雨密集襲來，蘇承業拚盡身上最後一絲力氣，掄圓了長刀想要擋開弩箭，可隨著叮噹聲響，捲刃的長刀寸斷，巨大的衝擊力將他打得往旁邊退了兩步。

防禦撕開口子，一支箭矢帶著罡風直直向余舟後背呼嘯而去。

蘇承業一咬牙，只來得及往前一腳踢開他，緊接著心口就傳來一陣劇痛。

電光石火間，他似乎聽到有人喊了聲——

「爹！」

「將軍！」

蘇杏杏嘶喊出聲，雙目赤紅，眼睜睜看著一支箭矢射入蘇承業心口，如同夢裏那般，他巍峨的身軀轟然倒了下去。

來不及多想，蘇杏杏一把抽出帶著的長劍，徑直朝蘇承業的方向砍殺過去。

蘇清澤鼻尖忍不住酸澀，怒火已將他的雙眸激得赤紅，憑著最後一絲理智，他提著蘇婉瑩躍上樹藏好，什麼話也沒說，回頭殺了過去。

新一輪的箭雨還未發出，埋伏在林間的弓弩手就被奔來的兩隊人馬砍翻在地，領頭人往石縫中一躲，看到了匆匆趕來的人馬和面沉如霜的沈恪。

完了，蘇家和齊王竟然帶著人來了！

本來只對付蘇承業幾人尚不算太難，但如今橫空殺出三波人，若是不能將人全部滅口，他回去也只剩一死。

蘇杏杏目不斜視，只管一劍一劍收割著刺客的人頭，她離蘇承業越近，心中那股子暴戾與悔恨就越濃，有些像殺紅了眼。

漸漸地，眼前的綠衣人越來越少，有人向她背後偷襲過去，然而剛剛提劍躍起，

左右各一枚鋼針就刺穿了他的喉嚨。

刺客轟然倒地，露出對面出手的兩人。

沈恪看著白衣不染的溫言，目光凝了凝。

溫言頷首，算是招呼了一下，側頭看了蘇杳杳一眼，然後將目光移到了遠處。

蘇杳杳沒有回頭，渾身是血的蘇承業就在眼前，他閉著眼，臉上滿是血汗。

許氏扔下軟劍奔了過來，小心翼翼地扶起他，卻不敢去觸碰卡在心口的那支箭。血腥味在喉間翻湧，如同燒紅的鐵水，一路漫進蘇杳杳心裏，如果她能提前一點，就那麼一點……

樹上的蘇婉瑩更是好不到哪裏去，瑩白的指尖死死卡進樹皮裏，她的信仰崩塌了，她再一次沒有爹爹了！

忽然間，蘇婉瑩眼角餘光處閃過一點亮光，她抹了一把眼淚，向著樹影後望去。所有人都在前頭混戰成一團，無人注意的角落有一抹墨綠的身影趴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像是在點什麼東西。

蘇婉瑩閉眼咬了咬牙，決絕地看了一眼中間站著的蘇杳杳，抱著樹幹滑了下來，直覺告訴她，絕不能讓那個人點燃，她必須去阻止，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罷了。蘇婉瑩從袖子裏掏出蘇清澤送的那把匕首，踮著腳靠近那人，不絕於耳的廝殺聲很好的掩蓋了她的腳步聲。

綠衣人盡力掩藏身形，輕輕吹著手上被水氣沾濕的火摺子，同時還要關注著戰況，自己這邊的人已經被收拾得差不多了，他只有快點燃起這個迷煙，才有絕地反殺的機會。

「呼——」再次吹出一口氣，背心處卻驀地一痛，刀卡進肩胛骨，連呼吸都是疼的。

綠衣人猛地彈起，用還能動彈的左手，抓了一把藥粉對著人就揮灑出去。

蘇婉瑩被撲了一臉，抽著鼻子聞了聞，心道：一股子臭雞蛋的味道，可能是毒。綠衣人反而被她這反應弄得一愣，怎麼還不暈倒？這藥可是一頭牛都受不了！

見計未成，他撿起旁邊的劍，猛地向蘇婉瑩刺來，蘇清澤他們離得遠，而帶來的護衛又與刺客激烈廝殺，蘇婉瑩無所依靠，下意識往後疾退，身子往旁邊一避，劍鋒在她手臂上劃出一道口子。

綠衣人趁機手腕一翻，可惜還未再次殺過去，斜旁忽然飛來一柄斷劍，直直刺穿了他的手背。

想著反正中毒之後都得死，蘇婉瑩怒向膽邊生，趁那人雙手無法動彈，忽然跳起，一把扯住他的頭髮就往那堆藥裏按。

於是，走過來的溫言就看到傷心得失去理智的蘇婉瑩，扯住那人頭髮往後扯，同時抓起迷藥粉末一把一把往他嘴裏塞。

第二十四章 蘇婉瑩的特異處

林中殺伐之聲漸漸停下，有了蘇家精衛與沈恪的手下加入，綠衣人很快便被殺得所剩無幾，最後只剩下十個多個活口，被人卸了下巴，捆得死死的。

只是，戰局定了，卻沒有人高興得起來……

沈恪拉著蘇杏杏的手，想要開口安慰，卻不知道說什麼。

「爹！」蘇清澤抽了抽鼻子，忍不住痛哭流涕。

林間的血腥味散不掉，混雜了腐敗的氣體後，刺鼻又刺眼，氣氛如死水一般沉寂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眾人聽到了長長一聲——

「呃……」

蘇承業總算是緩過了那口氣，猛地睜開了眼睛。

「爹，爹，爹……您沒事吧？」蘇清澤還在抽著氣，一句話變了好幾個聲調。

「沒事，箭擊中心口，噎了氣而已。」蘇承業手撐在地上，從許氏懷中坐直身子，一邊說著一邊去拔胸口插著的箭矢，動作大得不像是有傷的樣子。

「嗯？」接連扯了幾下，箭身卡的嚴絲合縫，就是扯不出來。

蘇清澤湊過去，小心翼翼地拉開他外袍的衣襟，卻在瞬間倒抽了一口涼氣，然後被刺嗓子的腥味嗆得咳嗽起來。

貼身的鎖子甲鐵已經被弩箭穿透，鋒利的箭頭整個沒入鎧甲之內，因著方才的扯拽，倒三角形的箭鏃死死反卡在環扣上。

許氏見狀，煞白的臉色又沉了下去，擔憂地問：「傷著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拔不出箭的蘇承業有些悻悻然，清了清嗓子後，從脖間拽出兩枚合在一起的平安符，銅錢被巨大的衝擊力撞得扭曲變形，嵌在後面巴掌大的那塊銅牌上，牌身下陷，形成了尖尖的一個凹槽。

這般連番卸了三波力道，才保證了蘇承業的毫髮未傷。

蘇杏杏默不作聲，閉了閉憋得猩紅的眼睛，長長吁了一口濁氣後，彷彿凍成冰雕一般的四肢百骸稍稍湧入一股暖流，手指一緊，下意識回握住沈恪溫暖的手。

沈恪任由她抓著，跟安撫貓一般輕輕拍了拍。

蘇承業抬眸看了一眼，算了，他什麼都不說了，站起身拱手道：「今日之事，還要多謝王爺出手相救。」

他知道，腿腳不便的人要是這麼崎嶇的路會有多麼不方便，且平日裏的沈恪可是一點髒汗也受不了，但他還是帶著人馬來了，單憑這一點就少有人能做到。

沈恪避開一禮，盯著蘇杏杏還在略微顫抖的手，緩緩道：「一家人，將軍何必客氣。」

驚懼過後的蘇杏杏心裏還憋著一股惡氣，她現在只想砍人，所以落在捆成蟲子般的綠衣人身上的視線就帶著幾分煞氣。

若不是援兵及時趕到，這一箭即便傷不了蘇承業，他也很可能因體力不支而出現意外。

綠衣人開始頭皮發麻，有種被野獸盯上了的感覺。

「對了，瑩瑩呢？」許氏環顧了一圈，心下一驚，轉頭問蘇清澤。

「我怕她受傷，就背到樹上藏起來了。」蘇清澤揉了揉鼻子，「我立馬去接二姊。」

而此時的蘇婉瑩，怒火上頭理智不存，幾乎將藥全數塞進了綠衣人口中，在聽到背後一個聲音說蘇將軍無事後，這才慢慢停下手中動作。

看著地上四肢已經開始抽搐的綠衣人，蘇婉瑩渾身的力氣在瞬間被抽走，一下子

跌坐在地上，退了兩步，手腳癱軟到發抖，心裏是一陣高過一陣的後怕。緊繃的情緒一放鬆，胳膊上就傳來了劇痛，她低頭看了一眼靠近肩膀處那條長長的口子，差點沒哭出聲來。

真的好痛！

溫言看著她變來變去的神色，和被糊成一團糟的臉，忍不住笑了笑才抬腳靠近。耳邊輕微腳步聲響，蘇婉瑩攥著拳頭警惕地抬頭，見到來人便鬆了口氣，可頃刻間又變得緊張起來。

溫言踏著滿地枯葉，一步一步朝她走來，腳尖停在距離她極近之處，然後撩袍蹲下，眉眼溫柔地看著她，說：「蘇小姐。」

聲音如春風灌耳，除了鼻尖染上的臭雞蛋味道，她還聞到了他身上清新的藥草香……

蘇婉瑩溜圓的眼睛瞪大了些，如同一隻迷了路的麋鹿，茫然、緊張又害怕，同時內心三連問，溫言什麼時候出現在這裏的？他看到了多少？我剛剛失心瘋的樣子會很可怕嗎？

正是神不附體，她視線中的溫言卻緩緩抬起一隻手，修長且乾淨的指尖向著她的臉探來，下一刻，她就感覺臉蛋被微涼的指腹輕輕抹了一下。

時光如同放了慢動作般，稍觸後他優雅的收回手，垂下眼眸，抬手放到鼻尖聞了聞，並不算太明亮的光線投到濃密的眼睫上，在他眼瞼處打下暗影一片。

蘇婉瑩猶如被點了穴般，不自覺地屏住呼吸，只覺得彷彿有一點火星子，落到溫言觸摸過的皮膚上，在瞬間燎原而起，火焰一路包裹住耳垂，攀升至頭頂，她感覺自己七竅都開始冒著沸騰的熱氣。

這輩子，還從未有男子這麼溫柔地摸過她的臉！

「迷仙醉……」溫言毫無察覺，甚至沉浸在畢生追求的藥術當中。

他撚了一下指尖，眉頭微微蹙起，再看掛著滿臉藥粉的蘇婉瑩，心中更是不解。這藥如其名，聞之令人失神，如大醉一場不得醒，心智越是堅定之人越無法掙脫，那麼蘇婉瑩這樣算什麼情況？

「此藥凶險至極，蘇小姐事先是否服用過任何藥物？」溫言看著她，慢聲問著。

「啊……啊？」火焰被水澆滅，熱氣被風吹走，蘇婉瑩涼快了下來，結結巴巴道：

「你……你說什麼？」

溫言淡然一笑，抬手指了指她的手掌，眼眸裏是探究之色，「恕我無禮，蘇小姐方才恐吸入不少藥粉，可否借脈一探？」

「哦。」蘇婉瑩面色漲紅，乖巧地點了兩下頭，然後怯怯地朝他伸出手，心道：原來不是在摸我臉……

溫言探出手指，輕觸到她的腕間，斂目沉思，除了脈象有些快以外，沒有一絲一毫的異常，也並未事先服用過解藥，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「我、我有病嗎？」蘇婉瑩意識到自己說錯話，忙改口，「不，我是說，我中毒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溫言收手，意味深長地看了她一眼，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瓷瓶，「另一

隻手拿過來。」

蘇婉瑩換了另一隻手舉到他面前，扯到傷口，痛得她眼淚盈眶，只當他是要把脈。誰料溫言卻捏著她破碎的袖子，撕大了一點口子，仔細地在傷口灑上藥粉後，又從懷中掏出一張雪白的帕子，輕輕捆在她胳膊上。

「這幾日別碰水，回去我再給妳開藥。」站起身，他道：「走吧，先過去。」

蘇婉瑩看著胳膊間漂亮的蝴蝶結，半晌後才訥訥地點頭，「哦，好。」

距離不遠處，蘇承業找來一把劍，由未受傷的寧雙動手，揮劍斬斷弩箭尾羽，由於箭頭卡的太死拔不出來，他總不能放著不管，任由心口插著一支箭回京。

還未來得及說話，蘇清澤就急匆匆跑了過來，大呼道：「二姊不見了！」

眾人一急，恐出現意外，正要轉身去尋，剛一回頭，就看到溫言與蘇婉瑩一前一後走過來，他手裏還提了一個間歇抽搐的綠衣人。

「大哥！」蘇清澤驚叫出聲，又看向蘇婉瑩：「二姊，妳怎麼下樹了？」

下樹？說得跟她是竄天猴似的。蘇婉瑩心中腹誹一句，又見眾人齊齊側目望來，便不太好意思地指了指被扔到地上的綠衣人，小聲道：「爹中箭後，我無意間看到這人想在林子裏下藥，心裏一急，就顧不得那麼多了……」

「人是妳弄成這樣的？怎麼又和大哥在一起了？」蘇清澤不敢相信，連番追問，再一瞧她花裏胡哨的臉和手，「還染了一股子怪味。」

「迷藥，約莫是用來對付蘇將軍的。」溫言剛說了一句，尚來不及阻止，就見蘇清澤已經抬起蘇婉瑩的手，使勁聞了一下。

「好臭啊，這藥怕是過期了吧，哈哈哈哈哈，連我二姊都迷不……」他扯著嘴笑了兩下，話未說完，就在眾人眼中，「砰」的一聲倒在地上了。

蘇婉瑩看傻了，這藥還真的能把人迷倒？

溫言抽了抽嘴角，開口道：「諸位莫急，蘇公子昏睡兩個時辰便會醒來。」

許氏看著被人抬起來的蘇清澤，心中倍感無奈，這孩子是不是傻，溫先生都說了是迷藥，還非得去聞一下。

想到夢裏那場詭異的大霧，和霧裏幾人呆滯的神情，蘇杳杳面色一變，尚未平息的怒氣開始翻湧，幸好婉瑩中途發現將那人的行動打斷，若不然他們恐怕都得折在這裏。

好巧不巧，綠衣人抽搐間不慎撞了一下她的腳。

沈恪只瞧見她猛地一把將手抽出，彎腰捉住綠衣人的腳踝，掄起人就往旁邊的泥地上砸去。

「咚」的一聲巨響，綠衣人落地的瞬間，在厚厚的腐葉上砸了一個坑。

蘇杳杳尤不解氣，手上力道半點沒鬆開，將人一甩，又掄起來往另一邊狠狠砸去，如此往復好幾次。

綠衣人口吐白沫，劇痛使得他暫時醒了過來，連著被砸好幾下，又巴不得立馬再暈過去，為什麼……為什麼他要受如此折磨！

旁邊被捆起來的綠衣人齊齊一抖，生怕下一個就輪到了自己，野獸！這是個母老虎！

發洩完，蘇杏杏將人往坑裏一丟，舒了口氣後，抬手撫了撫自己微亂的髮絲，忽然笑了起來，溫溫柔柔地道：「略有失態，讓諸位見笑了。」

諸位齊齊心道：不敢見笑，我們不敢見笑！

沈恪彎了彎唇角，自懷中掏了張帕子出來，拽過她的手細細擦著，口中嫌棄道：「下次吩咐他們動手就好，這手都弄髒了。」

「發洩，這是發洩。」蘇杏杏鼓起腮幫子，抽了一下手卻沒抽動，「嫌髒你還拉著？」

沈恪的手半點沒鬆開，錦帕從指縫繞過去，聲音平緩道：「嗯，一點都不髒。」

蘇承業雖無奈地接受寶貝女兒要嫁人的事實，但不表示他想看到這一幕。

從今以後他嬌嬌軟軟的寶貝，就不再只屬於他一個人了！

閉了閉眼睛，他道：「此處不是說話之地，先將人押解回京。」

「等等。」蘇杏杏開口，又看向沈恪，緩緩道：「大批量的弓弩只有軍隊才會配備，這群人組織有序，行事也不像是普通人，還要麻煩王爺出手替我爹查清楚。」

蘇承業頓住腳步，略一想就回過味來，這是又要替沈恪掙表現了？

沈恪非常順從地點頭，「這是自然。」

陽光被黑沉的廊簷分割成碎片，沈珽負手立在窗前，處在陰影裏仰望著屋簷上明亮的天，紅磚綠瓦脊獸蹲坐成一排，似乎是在咧嘴嘲笑著他。

流言伊始，沈珽便不曾出過門，接踵而來的醜事往他的名聲上添了濃墨幾筆，是臭不可聞。世人愚昧，只信入耳之言，他堂堂王爺，如何忍受得了那些人的白眼。

「這就是您所謂的另有安排？」

沈珽的聲音很沉，一路沉到了敬太妃心坎裏，她看著他半藏在黑暗裏的背影，指尖捏著小葉紫檀佛珠緩緩撚轉，絳紫色的珠子上金筆描刻著寧神的佛經，滿滿一串也無法令她心緒平靜。

王泯生的死可以說是打亂了母子倆所有的計畫，逼迫著敬太妃不得不提早自請離宮，她原以為這事是沈恪或皇帝所為，沒想到暗查出來的結果卻是搬著石頭砸了自己的腳。

裕王！

敬太妃指尖一緊，繃斷了佛珠串著的錦線，刻滿經文的珠子滾到門口，描金處反折出星星點點的光。

「我親自去找他。」

「事到如今您還相信他！」沈珽猝然轉身，狹長陰狠的眼眸裏如同淬了冰，他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您真當他是誠心在幫我？母妃，您太天真了！您以為單憑你們多年的『情誼』就能拿捏住他？」

他將情誼二字咬得極重，語調怪異含帶諷刺，目光裏有著毫不掩飾的厭惡。

「珽兒！」敬太妃面色突變，驚怒出聲，手一把捏緊了雕花椅的扶手，色厲內荏如同強弩之末，「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？」

「我胡說八道？」沈珏疾行兩步至她跟前，咬著牙壓低聲音說：「我都看見了，當年父皇重病，他打著侍疾的幌子入宮，夜深人靜時避開所有人的視線去了您的重華殿，你們屏退宮人做了些什麼，不用兒子再多提示您吧？」

敬太妃驀地瞪大了眼睛，修剪精緻的指甲在木椅上撓抓到劈裂，許久後她無力地癱軟在椅背上，「你早就知道了？」

「是，我一直都知道。」沈珏雙目赤紅，面色猙獰到恐怖，「離宮後您就好好待在燕王府，不許再同他有任何聯繫！」

「沈珏！」敬太妃加大了聲音。

「母妃，您再不濟也該考慮考慮兒子的感受！」沈珏捶了捶心口，怒氣躡到了嗓子眼，「我是先皇的兒子，註定是大梁將來的主子，這事要是被人捅出去，您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嗎？不止您和他會死，我也會死，所有的一切就都完了！」

敬太妃看著暴怒的沈珏，張了張嘴，欲言又止，可最終還是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來。長久的靜默，讓湧動在房間內的空氣如同死水一般，沈珏閉了閉被光線刺到酸痛的眼睛，梗在心口多年的這根刺，一吐為快後沒有拔出來，反而又陷進去幾分，刺得彼此皆是鮮血橫流。

重簷上墜著的簷鈴輕撞出聲響，風聲帶著人影落到書房門外，有人輕輕敲了敲門，「王爺。」

沈珏深深吸了幾口氣，斂去面上異色，撩袍坐到椅子上，沉聲道：「進來。」

李錚剛一推門而入就被房間內一股子涼氣凍得瑟縮了一下，隨著沈珏的目光看過來，他自覺低頭稟告道：「今晨蘇承業在擲筆崖遇刺，被正巧帶著蘇杳杳踏青的齊王相救，現下幾人已經將刺客抓獲，正在回京的路上。」

踏青？大冬天的踏什麼青！沈珏沒好氣地想著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敬太妃聞言猛地站了起來，脫口而道。

李錚嚇得呼吸一滯，彎腰低頭盯著自己的腳尖不敢往上看，顫顫巍巍又將話重複了一遍，末了補充道：「齊王府調出好幾輛馬車，聲勢浩大奔著城外去了，人還未回來，消息就已經傳開，蘇承業與其屬下受了輕傷，蘇清澤昏迷不醒，現在外頭都在傳……」

「傳什麼？」沈珏心裏咯噔一聲，趕忙追問。

李錚支支吾吾好半晌才躊躇地說：「傳……是王爺派人去刺殺的，目的就是、就是不想要齊王……順利成婚，還說您覬覦蘇家軍已久，想要趁機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話未說完，沈珏已經氣急敗壞地一腳踹翻桌子，桌上精緻的茶盞落了地，摔成細碎一片，「滾出去查，消息是誰放出來的！」

李錚背脊一寒，逃命似的退了出去，他先前便查過了，無人放出消息，皆是百姓自發而談，可這話他不敢當著沈珏的面說。

關上門，敬太妃身子一晃，重新跌進椅子裏，保養得當的臉上沁出細細的汗珠，她喃喃道：「不可能，我要去找他問清楚。」

王泯生的事出來後，敬太妃就派人通知了裕王，刺殺蘇承業的事暫停，待流言過去再另做謀算，怎的他還是動了手。

沈珽心裏更加來氣，一腳想要踢開地上礙眼的佛珠，奈何踩中的碎瓷片一滑，踢空的同時，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

「這就是愛慕您多年，您也心心念念多年的人！」沈珽怒火上頭，口不擇言地道。事情還有什麼不分明？王泯生是裕王滅的口，蘇承業同樣也是他派人刺殺的，但這兩口黑鍋卻由自己來替他背，沈珽甚至懷疑那些流言也是他暗中放出來的，當真是好謀算。

「我要殺了他，我一定要殺了他！」

「珽兒，你清醒一點！」敬太妃大呵一聲，聲音嘶碎，破了音，「你不能這麼做！他……他是……」

沈珽嘴裏發出「呵呵」地喘氣聲，五臟六腑如同被放到了火上烤，「是什麼？」

「是……」敬太妃說不出口。

沈珽一手按在碎瓷片上，滿地鮮血，雙目瞪眼，逼問：「是什麼！說啊！」

「是你親爹……」

咣當！腦子裏有什麼東西碎成了粉末，沈珽宛如在一瞬間跌入無邊的深淵寒潭，舉目四望，哪裏都是死氣環繞，凝結的濁冰封住了他所有出路……

京郊官道上，一輛輛馬車緩緩駛出與擲筆崖崎嶇山路銜接的岔路口，鐵蹄踏響，向著京城而行。

車身俱是鐵檀木所造，莊嚴華麗而又堅不可摧，車簷處懸著的牌子微微搖晃，上頭鬼斧神工般浮雕著的睚眦獸首似活了過來，紅寶鑲嵌的眼珠在日頭下放著光，望之令人生畏。

兒臂粗的銅製車軸銜接著車身，車架上穩坐著的車夫皆是人高馬大、肌肉盤結，氣息穩健、眸色如鷹，不難看出武功之高。

蘇杳杳撩開窗牖上的簾子，望著後頭一排被拖在馬後走的綠衣人，有些啞舌道：「這麼大陣仗？」

「不這樣如何能引蛇出洞？」沈恪笑了笑，眼眸裏有陰影流動。

蘇杳杳點了點頭，放下簾子默默注視著他，到現在她也不明白，自己怎麼就稀裏糊塗上了他這輛馬車，怪的是她爹竟然沒有開口阻止。

「這般盯著我做什麼？」沈恪往後一靠，手肘擱在軟枕上，歪著身子打量她。

蘇杳杳望著他有些蒼白的眉眼，目光下滑到他虛垂在地上的雙腿，鼻息間似乎還能聞到密林中那股子血腥味。她緩緩開口道：「你是不是有事瞞著我？」

沈恪呼吸淺了下來，半晌沒有回答她，反而是輕點了兩下身旁的位置，「過來。」

蘇杳杳依言靠過去，沒有坐下，反而雙手撐在他腿側，杏眼半眯著逼近他的臉，她的嘴角含著一絲絲笑意，在等著他主動開口。

「太近了。」沈恪往後靠了靠，幾乎半倚在了軟凳上。

她卻又追了過來，居高臨下地道：「不可以？」

沈恪愣了一下，與她的視線對上，而後支著手稍稍坐直，距離拉近，他說：「寧

雙的活動範圍只在將軍府外。」

「你知道我不是在問這個？」蘇杳杳往前湊近了些，伸出食指勾起他肩頭垂落的一縷髮絲，繞在指尖把玩，「大長公主府內，你那些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沈恪一把抓住她亂動的手，細細想了想，低聲道：「有苗頭，但證據還不確鑿，不是說出來的時機。」

蘇杳杳垂下如扇般的羽睫，莞爾一笑，輕推了他的肩頭一把，「關於沈珽？」

「嗯。」沈恪輕聲，隨著她的動作躺倒在軟墊上，一隻手繞到腦後枕著，另一隻手伸到她背後，將人往心口下壓，「情緒別太緊繃，先休息一下。」

倒下去的瞬間，蘇杳杳腦子是有些發懵的，距他上一次情緒外露親了她過後，這是第二次他先動手主動靠近，聽著耳旁沉穩的心跳，她下意識蹭了蹭腦袋，然後觸到了一支硬硬的東西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她想抬頭，卻被沈恪的手壓得動彈不得，掙扎幾下只能放棄。

「別問。」

「哦。」

沈恪仰頭望著馬車頂，默不作聲地舒了一口氣，過了好一會沒見蘇杳杳有動靜，才將目光移到她髮間，那支桃花簪很漂亮。

懷裏這支……算了，他大概是腦子不清醒了才想著親自去做。

馬車行駛過半，他卻一看再看，那栩栩如生的花瓣原來是這樣雕的……他不自覺伸手，想要去偷偷取下來研究。

手卻猝不及防地被人一抓，蘇杳杳抬首，清澈眸光哪有半分睡意，臉上已是笑意盈然，「沈恪。」

「嗯。」他不自然地偏開視線。

蘇杳杳皓腕抬起，蔥白的纖指撫上他的下頷，拇指在唇角淺抹，帶著他的唇微張，學他學了十成十。她說：「你這是在勾引我……」

沈恪望著斜旁的穗子忽然笑了起來，而後莫名覺得，蘇杳杳這副樣子本該他做才是。

感受到他胸腔震動的蘇杳杳滿臉問號，按套路，不是應該害羞了嗎？

想不通他的反應，她的手指摩挲了兩下他的唇，最後一不做二不休，歪著頭傾身吻了上去。

第二十五章 精準掌握人心

日暮西山，天漸漸變得昏黃灰暗，蒼烏的團雲壓在齊王府青色的琉璃瓦上，灑下一層霧茫，府中早早燃起的燈籠隨著晚風搖曳，忽明忽暗的火焰在紅牆上投下詭譎的光。

逼仄的地牢內，綠衣刺客們被捆著手齊刷刷吊成一排，隨著不停的顫抖而蕩來蕩去的。

「哦，是這樣的嗎？」蘇杳杳立在光下，瞧了一眼伸長了腳尖想要踮在地上的綠衣人，徐徐開口。

回京之後，「陷入重度昏迷」的蘇承業和蘇清澤，就在眾目睽睽之下，渾身是血

地被抬入將軍府，許氏和蘇婉瑩哭得抽抽噎噎，滿臉是淚，那般淒慘的模樣讓圍觀群眾群情激憤，恨不得立馬找到下此毒手的人。

綠衣刺客由齊王親自動手審問，作為當事人之一的蘇杳杳，自然也責無旁貸地跟上去。

也不知綠衣刺客是不是被她掄圓了膀子砸人的氣勢所嚇倒，還未多用上什麼刑罰，便輕而易舉地交代出幕後真凶。

「是。」綠衣人虛虛抬頭，看了眼旁邊那個還在不停抽搐的領頭上司，渾身一顫，慌忙撇開視線，嘴裏補充道：「是燕王殿下派我等殺了王泯生滅口後，埋伏到擲筆崖，想要趁此機會暗殺蘇將軍，再使計吞併蘇家軍。」

蘇杳杳轉身，坐回到沈恪身邊，她端起桌上泛著馨香的茶抿了一口，露出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笑，「如此說來，刺殺我的人也是燕王安排的了？」

最左邊一人快速接話，「是，照原來的計畫，即便沒有那場刺殺，待蘇公子將那女子接回府後，她也會勾引蘇公子，取得你們的信任，將捏造出來的謀逆罪證悄悄放到將軍府中。」

蘇杳杳挑了挑眉，支著下巴轉頭看向沈恪，眨了眨眼睛，臉上滿是遺憾之色。

「按照一般套路，不該是他們死咬著嘴，表示不說不說我就不說，我再生氣，對其嚴刑拷打，狠狠折磨，弄死兩個殺雞儆猴的之後，他們才顫抖著交代出幕後主使嗎？這麼容易就招了，我還沒過夠打人的癮呢……」

沈恪端起桌上的茶，抿了一口，繼而低笑出聲，「如此，妳便當沒聽見，先去折磨一通好了。」

蘇杳杳一聽立刻來了興趣，雙手扒在桌子上，興奮地說：「可以嗎？」

「只要妳想，什麼可以。」沈恪慢條斯理道。

綠衣人開始篩糠似的發抖，他們果然沒有看錯，這個母老虎真是個不折不扣的毒婦！

毒婦蘇杳杳起身，手往身後一招，舉著短刀的寧雙就狗腿子似的跑了過去，刀尖沿著接話的那人臉頰轉了一圈後，開口問：「王妃，您想割哪裏？」

蘇杳杳摩挲著下巴走過去，慢慢打量那人，考慮片刻後，「你刀工怎麼樣？」

「應該還不錯。」寧雙想了想，自豪地說：「五六百刀之內，屬下可保證他還活著。」

「那就開始吧。」蘇杳杳歎了口氣，視線掃過另外幾人，看得人齊齊一凜，「既然他們不喜歡說實話，這第一刀就從舌頭開始。」

寧雙眼中是興致盎然，從那次蘇杳杳假裝要剝人皮，套出供詞開始，他就深深地被王妃的演技所折服，一直想要參與一次，沒想到機會來得這樣快。

是以，他手一抖，刀刃就在那人臉上刻了一刀。

「手滑了……」

蘇杳杳有些嫌棄，「那就從肩膀開始片，將身上的皮膚一寸寸割掉，留下一個完美的腦袋，供他的兄弟觀賞。」

「是！」寧雙手起刀落，暗綠色的衣料被削掉巴掌大小一片，驚懼之下那人發出

殺豬般的嚎叫，聽得另外幾人頭皮發麻。

第二刀，冷汗迸出，慘叫聲更顯淒厲。

第三刀，鮮血蔓出，腥味籠罩。

蘇杏杏信步轉向旁邊，繡鞋踏出輕微的聲響，彷彿踩在那幾人心中，她沉聲，一字一句道：「我再給你們最後一次機會，誰讓你們來的？」

餘下的人瑟縮著肩膀，身體又開始不受控制的晃蕩，耳旁慘叫聲不斷，眼前是一張笑得溫柔的臉。

到現在他們才算是明白過來了，蘇杏杏和沈恪壓根就沒信那套說詞，殺雞儆猴是真，擊潰他們的心理防線也是真，至於活剮幾百刀……他們相信，這兩人真的做得出來。

燈芯「劈啪」爆了一下，火苗浸上點油，開始搖曳不定，扭曲的人影投射到牆上，似鬼影綽綽，陰森得可怕。

「既然不想說，便都剮了吧……」

「我說！」有人挨不住，終於張了口，「是林都尉！」

蘇杏杏有些意外，仔細揣摩了那人的神色半晌，終於認定他說的不是假話，但單憑一個林沛成能調得動如此多人手？

撕破了口子，接下來便好審問了，半個時辰之後，蘇杏杏推著沈恪從地牢內走出來，剛一踏出園子，就見梁上忽然閃下一名侍衛。

「九爺。」他渾身包裹在黑衣裏，即便就站到蘇杏杏面前，還是讓人感覺到前面是虛無一片。

蘇杏杏很是驚詫，她從未見過此人。

沈恪指尖點了點扶手，「說。」

黑衣人頓了頓，恭聲稟告道：「與您所料不差，刺殺的消息傳出來後，敬太妃趁著夜色喬裝到了裕王府中。」

沈恪揚了揚嘴角，「繼續跟著，再調兩個人到林沛成那邊。」

「是。」黑衣人拱了拱手，身形一閃，如一滴墨水化入夜色中，了無痕跡。

聽到這話，蘇杏杏驚訝地失了神。

裕王乃是與先皇一母同胞的親兄弟，兩人感情就如沈恪與當今聖上一般深厚，為人和善且淡泊名利，頗得先皇信任，昔年先皇行將就木之際，恐沈昀年少，壓不住朝堂上那群老狐狸，給了裕王號令京城戍衛的權力和五十萬兵權，全力輔佐沈昀。

這些年裕王也不負先皇所託，凡事盡心盡力，甚至恐有偏頗，至今未娶，他之於皇帝和沈恪，既是叔父也是良師，但如今看來，情況恐怕並非如此。

敬太妃與他有私交，林沛成勉強算是他麾下一員，眼下沈恪與皇帝防備著他，那很有可能上輩子沈珽的上位他從中出了不少力！

可既然沈恪與皇帝早有防備，為什麼她上輩子一點都沒有察覺到呢？

「在想什麼？」沈恪忽然開口，拉回蘇杏杏的神思。

她的表情看起來很是迷惘，半晌後才道：「你什麼時候開始懷疑他的？」

沈恪轉身望向她，「妳指的是誰？」

蘇杳杳道：「裕王。」

沈恪並不打算瞞著她，慢聲道：「從我傷了腿，開始作怪夢之後。」

蘇杳杳一臉疑惑，「什麼夢？」

沈恪卻是闔眼吁了口氣，「以後再與妳細說，今日天晚了，我送妳回府。」

有些事，他到現在都還沒想明白，若那些夢和溫言給他那鏡子裏所展示的畫面是真實存在過的，那麼已經身亡的蘇杳杳是如何活過來的？他後來又做了什麼，導致時間回到現在？

蘇杳杳看著他莫測的臉色，想要追問些什麼，但話在嘴邊繞了一圈後又嚥了回去，點了點頭說：「好。」

華燈初上，月上柳梢，紅牆綠瓦分辨不清顏色，悉數化為黑漆漆一片。

暗室裏，一盞琉璃燈昏黃，金絲楠木桌面上的瑪瑙蓮台博山爐冒著嫋嫋暖香，濃郁卻不膩人，似蓮般清雅，花果般香甜。

敬太妃取下斗篷上的帷帽，斜看了一眼後道：「這香已經絕跡，難為你還能找到。」她對面坐了一位面目儒雅的男子，穿了件秋香色的繡鶴長錦袍，眼角淺淺的溝壑也不掩其年輕時的風華。

他笑了笑，「只要妳喜歡便好。」

敬太妃目光閃了閃，眸中染上淒色，伸手倒了盞茶推到他面前，留下一縷飄搖的熱氣，「當不得裕王這般看重。」

「裕王……」他呵笑一聲，盯著敬太妃手上那枚藍寶鑲嵌的戒指，「妳既然還戴著，何必與我如此疏離？」

敬太妃笑了笑，手指捏著戒指轉了一圈，自指尖褪下，攔到掌心遞過去，「還你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裕王蹙眉，捏起來套在食指上。

迎著他打量的視線，敬太妃斂去笑意，「這話該由我來問你才是，你曾許諾過什麼，怕是早已忘了。」

裕王勾唇一笑，語氣涼薄地道：「我這麼做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好？」

「若妳是指流言的話，現在人人都在懷疑沈珽，各方勢力明裏暗裏都在盯著，我將他放到別人眼皮子底下，再親自動手替他斬除障礙，豈不是正好證明這些事非他所為，也就名聲差幾日罷了。」

畢竟是經歷過宮鬥的女人，敬太妃要是不知道這個老狐狸的想法，這些年就算是白活了，當即就嗤笑一聲，道：「你是幫他還是幫你自己，你我心知肚明，這麼多年權力薰陶，你對這至高之位就沒有點別的想法？」

聽聞這話，裕王眸光暗了下來，沉聲問：「妳當真這麼想？」

「是！」敬太妃毫不猶豫地道：「與權力比起來，我算什麼？我的珽兒又算什麼？不過是你隨時可以拋棄的棋子罷了。」

裕王沉默片刻，像是聽到了什麼笑話般，忽然低聲笑了起來，而後越笑弧度越大，直至朗聲道：「我便是有了想法又如何？妳與皇位本都該是屬於我的，當年我沒弄死沈珏已是仁至義盡，憑什麼現如今還要幫他的兒子去爭奪皇位！」

敬太妃眉心一跳，慌忙問道：「你想幹什麼？」

「妳說，沈恪要是知道他的腿殘與沈珏有關會如何？」裕王面上閃過癡狂之色，竟似變了個人，再無半點儒雅，「鷸蚌相爭，我坐收漁利，不過妳放心，事成之後，我會接妳到宮裏，讓妳做皇后好不好？到時候沈珏也死了，我看誰敢說閒話！」

「不要！」多年相處，敬太妃深知他與世無爭的外殼下隱藏著怎樣的可怕，聲音都開始顫抖，「你會後悔的！」

「後悔？」裕王邪笑著抓過她的手，用力將戒指戴回原位，「他是妳我之間的阻礙，我有什麼好後悔……」

見他愈加瘋狂，敬太妃真怕他現在就對沈珏下手，心下一急，喊道：「他是你兒子！」

悔字還未出口，裕王就彷彿在瞬間被人捏住了脖子，聲音戛然而止，臉上的神色由癡狂交織了些許震驚，看起來很是怪異。

半晌後，他道：「不可能！」

敬太妃默默抽回手，看向被捏出淤紅的手腕，淒然一笑，「你不信便罷了，告辭。」

裕王訥訥地張了張嘴，看著她一步一步踏遠，雪青色的裙襬與黑暗交織了半片，如同慕少艾之期，她一轉身，兩人之間便隔上一道永不能跨越的鴻溝。

敬太妃背脊挺直，將步伐放的極慢，手緩緩搭上門栓，一絲涼風湧來之際，她終於聽到了聲音——

「等等！」

柳眉舒展，指上的藍寶石在透進來的月色下蘊了層冷光。

如何把握人心？自是以退為進之。

她沒有回頭，聲音寂寥，又像是在瞬間放下了心中重負般輕快，「算了吧，裕王殿下，天色已晚，我該走了。」

桌上燃著的熏香被衣襬帶起的風攪散，裕王大步疾行到她背後，一把將緩緩拉開的門推了回去，拉著她轉身，「告訴我，究竟怎麼回事？」

「有必要嗎？」敬太妃問。

「有！」

月色淒淒，風將呢喃刮散，寂靜的房間裏，敬太妃低首輕輕撫著戒面上澄澈瑩亮的藍寶石，緩緩道：「這是當年你親手替我戴上的……」

裕王眸光閃了閃，昔年的記憶如潮水般湧來，愛而不得的遺憾延續至今，如同生長著倒刺的荊棘，捆紮得他喘不過氣。

「當年，先皇來後宮的日子本來就少，便是得了空閒，大多的時候去的還是太后那裏，當時若非有太皇太后施壓，我半年見不到他也是常事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裕王點了點頭，他與先皇的情誼並非是假，所以這些情況他也是知

曉的，正因如此，他欣喜的同時又伴隨著不甘。

一方面，他慶幸著先皇與她並不相愛，也不怎麼碰她，另一方面，他又不甘心自己得不到的心上人被先皇棄之如敝屣。

敬太妃的聲音低了下去，如同漂泊不定的浮萍，捉摸不到情緒，「你送我戒指那次之後，我發現我有了身孕，為了保住這個孩子，為了不牽扯出你，我冒著大不韙，趁先皇來重華殿之時偷偷燃了香……所以玨兒才會早一個月出生，卻與足月的孩子無甚區別。」

裕王重重吸了兩口氣又緩緩吐出，呆如木雞一樣立在那裏，發不出一點聲音。敬太妃眼中的光線暗了下去，她心裏明白，或許裕王真愛過她，但這種愛抵不過曠日彌久的歲月，他現在有的只是得不到的遺憾而已。

不過世間哪有情愛永存，唯有遺憾至死尚在。

若最終是裕王登位，他得償所願，而自己容顏已老，心境也不復當年，蒙在他眼前的迷霧褪去，這種遺憾很快就會變得臭不可聞，屆時她與玨兒的人生或許還不如現在，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他將野心放到玨兒身上，助玨兒登上高位，她才能安枕無憂。

「你還是不相信嗎？」見他久不開口，敬太妃出聲問道。

裕王面色變了，唇角漸漸勾起一個弧度，然後開始無聲的笑，笑著笑著，他一把抓住了敬太妃的肩膀，歡喜若狂地道：「我有兒子了？沈玨是我的兒子？」

敬太妃被他搖晃得幾乎快要暈厥，頭上的珠翠碰撞出冷冷聲響，「是，你有兒子了！」

「哈哈——」他朗聲大笑，想不到峰迴路轉還有意外之喜。

敬太妃卻涼涼地打斷他，「可你的兒子現在快要被你害死了……」

裕王的笑聲猛地頓住，手指不自覺用力抓緊。是啊，此番連環計後，沈玨不死也要落得萬人唾棄！

敬太妃肩上似被鐵釘嵌著，疼得驚呼出聲，眼淚都要出來了。

「妳不是還有計畫嗎？」裕王慌亂片刻之後倏然回神，鬆開箝制著她肩膀的手，壓低了聲音，「儘快動手，玨兒這邊我來解決。」

「好。」聽他如此說道，敬太妃瞬間鬆了口氣，重新戴上帷帽，推門而出，身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

她走之後不久，梁上忽然閃下來一人，垂下頭，低聲稟告道：「主子，人已經安排好了，只待林沛成入獄，那些證據便會隨消息一起放出去。」

「不，改了。」裕王略一沉吟，眼中有狠厲閃過，「派人去將證據銷毀，這個罪由林沛成來頂上，該怎麼做，你明白的。」

那人神情一凜，拱手應了聲是，悄無聲息地閃了出去。

裕王撫了撫鬚碴，心裏只有一句話，沈玨竟然是我兒子！

月色在白牆黛瓦之上籠罩著薄紗，將軍府漆紅的大門緊閉，只有兩盞燈籠，散發

著橘紅溫暖的光。

離著府門還有一段距離，沈恪目視著前方忽然開口，「就送妳到這裏，先回去吧。」蘇杳杳慢慢往前走了兩步，忽地又回過頭，看著面目溫柔的沈恪，不捨地說：「那我就走了？」

「嗯……」沈恪眨了兩下眼睛，她頭上簪子被月色鍍上一層華光，隨著轉頭的動作，含苞的花如同在眼前緩緩盛開，冒著沁人心脾的香，引誘著他看過去。蘇杳杳驀地轉身，往他靠近兩步，可憐巴巴地低眸，抿唇道：「要不，我再送送你？」

沈恪幾乎要被她逗笑，這樣送來送去，短短一截路，怕是天亮也走不完，「回去吧。」

蘇杳杳撇了撇嘴，心裏在歎氣，怎麼重活一世，這人變得跟塊鐵似的，不懂半點風情，她是真的想送他嗎？還不是找著藉口想要多與他待些時候。

將軍府大門後頭，蹲著一個鬼鬼祟祟的人影，扒拉著門縫歪著腦袋往外瞧，見蘇杳杳久久不挪動腳步，緩緩起身。

「爹！」

人影頓了一下，猛地回頭，正是重傷離奇痊癒的蘇將軍，他壓低了聲音道：「幹什麼，嚇死我了！」

蘇清澤捶了捶還在發暈的腦袋，「大晚上的您幹麼呢？我還以為進賊了。」

「關你屁事，滾回去。」蘇承業面上有些掛不住，畢竟他是英明神武的存在，這般偷偷摸摸扒著門縫偷看不是他的風格。

蘇清澤「哦」了一聲，轉身往院子裏走。

蘇承業鬆了口氣，手剛搭上門栓，準備要開口叫人，就被身後忽然又閃現的蘇清澤眼疾手快地捂住了嘴。

「唔……」蘇承業生氣了！

蘇清澤手上半點力道不鬆，壓低了聲音說：「爹啊，我這剛吸了迷藥，手咋不聽使喚呢？您一會請大哥幫我瞧瞧唄。」

蘇承業想要打人，以模糊的聲音示意——你給老子等著！

皮有點癢的蘇清澤毫不畏懼，反正又打不死，怕什麼！他覷著眼往門縫外瞧，低聲道：「您看，您快看啊！」

蘇承業哼了一聲，一把扯開他的手，重新又蹲了回去，臉貼在門上往外看。

蘇杳杳腳尖在地上磨蹭了兩下，說：「那我明日再來找你。」

望著眉眼有些失落的蘇杳杳，沈恪的心沒來由地悸動了一下，像是被帶著鈍刺的繩子捆住，有些不自在，藏在袖口裏的手捏了捏，他開口道：「等等……」

蘇杳杳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月色暗了下來，沈恪抬眼看了看被黑雲半遮的圓月，指尖動了動，掌心多了一個兩指寬的長盒。

蘇杳杳抿著唇，努力憋著不讓唇角揚起，看著他抬起的手，道：「送我的？」

「不是。」沈恪清了清嗓子，彆扭地別開視線，只是手指攤開，沒有收回的意思。

蘇杳杳向來自覺，拿過盒子細細端詳起來，金絲楠的木料入手頗沉，上有流光映著月色潺動，盒面浮雕著團花，紛灑的花瓣由密至疏落到了鎖扣旁。

不等沈恪開口，她已將蓋子打開，紅綢柔軟地鋪就在盒底，一支並蒂桃花釵靜躺其上，釵頭處花瓣交疊輕扣在一起，瞧著樣式是能一分为二的。

「你親手做的？」蘇杳杳心裏跟灌了蜜似的，聲音甜得發膩。

沈恪挪了挪身子，換了個坐姿，依舊嘴硬道：「不是。」

將盒子揣到懷裏，蘇杳杳笑得眼睛都彎了起來，沒等沈恪反應過來，她就彎下腰，勾著他的脖子在側臉處印了一吻，「算是定情信物嗎？」

沈恪不答，指尖捏著袖口摩挲，便聽她又道：「你轉過來。」

「做什麼？」沈恪耳邊微癢，下意識轉頭。

「親你……」話音消失在唇齒間，月亮被雲團遮住，光線暗了下來。

門後的蘇承業震驚了，他以為他的寶貝是個被狼叼走、無力還手的小兔子，但看這架勢，怎麼有些像俏俏才是狼？這麼生猛，果然深得他的真傳。

莫名地，他就看沈恪順眼起來了……

蘇清澤看得津津有味，對自己大姊的佩服又上了一層樓，若他有這個本事，哪至於現在還是孤苦伶仃？

看得正起勁，眼前就一暗，蘇清澤退後一步，面前是蘇承業古怪的臉。

「走。」他抬了抬下巴，擋住門縫。

蘇清澤道：「我還沒看夠。」

蘇承業揚了揚砂鍋大的拳頭，壓低聲音道：「小孩子家家看什麼看，回去躺著，別忘了你現在身負重傷。」

「要走一起走啊，誰還不是傷患來著？」蘇清澤貧嘴難改，被拉著衣領提走的瞬間，又喊道：「我還是個孩子，您打我是犯法的！」

犯法的……這模模糊糊的三個字透過緊閉的門縫傳了出去，熟悉的聲音在空曠的夜色中拉得老長。

蘇杳杳背脊一僵，心撲通猛跳。完了，自己當街調戲沈恪，居然被蘇清澤抓了個現行。

「傻了？」難得見她臉上出現窘迫的表情，沈恪眉眼微抬，伸手勾住蘇杳杳的脖頸，幾乎將她整個人擁進懷裏，低淺略啞的聲音響在她耳邊，調笑著說：「膽子不是挺大的嗎？」

蘇杳杳眨巴了兩下眼睛，附在他耳邊小聲道：「這不是膽子大不大的問題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和蘇清澤一起偷看的，其中一個必定是我爹。」那可真是尷尬死了！

沈恪忍著笑，緩聲道：「嗯，我會負責的。」

心尖顫了下，蘇杳杳眸光一閃，舔了舔微濕的唇瓣，揉著他的耳垂開口，「那夫君要不要……先叫聲夫人來聽聽？」

沈恪聽了她的胡說八道，忽然鬆開手，面色染上些許不自在，一本正經地說：「天色已晚，妳該回去了。」

「小氣！」蘇杳杳撇了撇嘴，慢吞吞地起身，將沈恪送給她的桃花釵連盒子一起

抱在懷中，眉眼斜飛，莫名有些膩褲的味道，「反正你遲早都得叫。」

她的羞臊當真是來得快，去得更快，沈恪莫名有些享受，又無奈地笑了笑，打從一開始他就無力招架，無端去招惹她幹什麼？

假意乾咳了兩聲，他道：「快回去吧，明日還有要緊事要辦，我就送妳到這裏。」

蘇杏杏覷了一眼身後的大門，終於點點頭，「那你路上小心。」頓了頓，她偷偷將雙手圈到一起，比劃了一個愛心，壓低聲音，甜膩膩地喊了聲，「夫君。」

死要面子的沈恪，「……」

她一步三回頭，步伐碎得比小碎步還小，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緩緩閉上的漆紅大門裏，聽到落鎖聲的沈恪才收回視線，轉身喚來一直面對著牆壁的寧遠，推著他原路返回齊王府。

Crescent Family